



蝉

“有种蝉的幼虫，埋在地下几十年之久，终于破土而出，看见天日。
我希望你们的感情，像蝉一样有个好结局。”
“它虽破土而出，但只存活数天。”……

亦舒作品集（第二辑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亦舒作品集. 第2辑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1.12

ISBN 7-104-01461-6

I. 亦... II. 亦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6984 号

亦舒作品集 (第二辑)

作 者: 亦 舒

责任编辑: 周育英

装帧设计: 飞 林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)

联系电话: 010-62127285

印 刷: 番禺官桥彩色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90 字数 180 万字

版 次: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104-01461-6/1.596

定 价: 147.00 元 (全套 15 册)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。)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（卫斯理）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，后定居加拿大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的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快的会面！

通往胜利路一列小洋房的私家路上停满汽车，住在最后一幢对牢海景的丁太太带孩子看完医生回家，寸步难移，不禁有气。

“整条路都叫彭家霸占了，真自私，没想到别人也要用路。”

丁先生好脾气，一味劝：“我叫保姆出来抱囡囡回去休息，然后叫他们把车子移一移。”

“干脆报警好了。”

“太太，睦邻，和为贵。”

丁太太只得打电话唤保姆出来。

那保姆甚为唠叨，一手抱过小孩，一边喃喃说：“父亲辞世了还那么高兴，天天开舞会庆祝！”

丁先生到彭宅按铃，半晌，才有人应门。

只见屋里衣香鬓影，门一打开，就闻到酒香扑鼻，一个穿薄纱的年轻女子探头出来。

那女郎脸上贴着金粉，大眼睛闪烁，笑盈盈说：“噢，你是丁先生，请进来喝杯酒，今日是我廿一岁生日。”

“呃，我的车动弹不得——”

“没关系，”她转身唤人：“任泽明、伍剑锋，帮忙把车子驶走让丁先生通过，丁先生，对不起。”

那丁某已经不好再说什么。

两名年轻男子立刻去把车驶走。

他听见室内正在奏伦巴音乐，年轻人一个一个接拢跳舞，每人紧紧握住前边那人的腰，起劲地舞动。

有人大声叫：“祖琪，你还不来？”

那女郎应道：“我招呼邻居呢。”

丁先生觉得室内似有强大磁力要把他吸进去。

叫祖琪的女孩递一杯香槟给他。

“不，不用客气。”

忽然之间，他心底想：管它呢，一饮而尽，然后，一言不发的回去把车开走。

祖琪掩上门。

她堂兄祖琛在身后问：“谁？”

“邻居。”

“我们的确把车停得太放肆。”

“偶然一次，不要紧。”

“不算偶然了，记得今晚十一时结束舞会，否则，又有人报警。”

祖琪说：“有种人专喜欢扫兴。”

旁边有一把声音说：“叫他也一起玩。”

那是祖琪的哥哥祖璋。

祖璋已喝得七成醉，可是心情异常兴奋，看样子，他打算通宵欢乐。

祖琛说：“我有话讲。”

祖璋扬扬手，“明天再说。”

祖琪笑，“琛，你有事同我商量也一样。”

祖琛把堂妹拉到厨房坐下，做了两杯咖啡。

“以后打算怎样？”

祖琪一下子回到现实世界，有点惆怅，她找来一面小镜子，用软纸整妆，忽然，她像是对颊上金粉厌倦了，缓缓擦去闪金。

“今日是我生日。”

祖琛微笑，“就因为廿一岁了，才借这机会与你说几句话。”

“真扫兴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不不不，祖琛，你是为我好。”

“我还怕你不知道。”

祖琪叹口气，“父亲病了三年，家里开销又大，现款花得差不多，只剩这幢房子。”

“这我晓得。”祖琛点头。

“今晚也许是最后一次在这里举行舞会了，”祖琪惆怅，“稍后，就得把房子卖掉。”

“房子价格已经跌了。”

“祖璋说与我一人一半，他会做些小生意，叫我守着另一半做嫁妆。”

“他难得这样明白事理。”

祖琪微笑，“你担心的是他吧。”

“不，”祖琛答：“我关怀的是你。”

“你对我们就像大哥一样。”

“可惜我只是个教书先生，能力有限。”

· 蝉 ·

“副教授竟如此谦虚。”

彭祖琛低下头，“叫祖璋少喝少玩少赌。”

祖琪失笑，“那不等于要了他的命。”

这时，有人推开厨房门，“祖琪，你在这里，好极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门外有人找祖璋，祖璋一听，马上从后门走掉，现在那人坚持要见你。”

祖琪与祖琛面面相觑。

忽然祖琪笑了，“一定是个被吵得忍无可忍的邻居。”

祖琛不放心，“我同你出去看看。”

祖琪走到玄关，看见一个中等身段的男子穿着深蓝色长大衣正在等主人家出现。

祖琪觉得他是一个年轻的中年人，看相貌，他不过三十出头，可是举止态度，足足四十余，老成持重，脸上一丝笑意也无。

那人看见一对年轻男女出现，也不禁一怔，心中唱一声采。

原来世上真有俊男美女，倒叫他自惭形秽，他只觉得男的有一股书卷气，温文尔雅，女的有一张凝脂般小面孔，可是配一双大眼睛，面颊上不知什么闪闪生光，煞是好看。

他呆一呆，才说：“我叫郁满堂，找彭祖璋。”

祖琪应：“祖璋出去了，有事同我说也一样，我是他妹妹祖琪。”

“彭小姐，这一位是——”

“我堂兄祖琛，彭家现在只剩我们三人。”

“那么好，我有话可以直说了。”

祖琛说：“请讲。”

三个人都站着，没人想坐下来。

那陌生人说：“彭小姐，你还是坐下来的好。”

“不用，我站着可以。”

“呵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彭小姐，令兄彭祖璋已将胜利路七号这幢住宅出售，自今夜十二时开始，房子业权属于我，明晨自有律师来同你们接头。”

“什么？”祖琛大惊失色。

那郁满堂接下去：“彭祖璋原本告诉我，房子早已空置，我随时可以收屋，今日我趁空档来看看如何装修，没想到你们还在开舞会。”

祖琪张大了嘴。

这个消息比晴天霹雳还要厉害，过了半晌，她轻轻说：“祖琛，我想坐下来。”

祖琛扶她坐下。

他开口：“丘先生——”

“我姓郁。”他给他一张名片。

“郁先生，这件事究竟是怎样发生？”

那郁满堂看着他们，“你俩完全不知道这件事？”

祖琪泪盈于睫，“我茫无头绪。”

“一年前彭祖璋领到遗产后就开始豪赌，他把这幢房子按给华盈财务公司套现，财务公司见他欠债不还，将房子出售给我。”

祖琪听真了，顿足道：“去找祖璋来。”

· 蝉 ·

“令兄一见是我，恐怕已从后门溜走。”

祖琪用手掩住面孔。

郁满堂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的律师明晨会向你出示文件，我保证，这是宗完全合法的买卖。”

祖琪只觉得双脚像浸在冰水里，一股寒气渐渐升到胸前，接着上了头，牙关忽然咔咔响起，原来她混身簌簌发抖。

祖琛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，脸色苍白，像是被人在鼻子上重击一拳。

郁满堂年纪比他们大，经验比他们堂兄妹丰富，知道他们对住宅已经出售一事一无所知。

他叹口气，不由得生了同情之心，“打扰了，今晚我扫了你们的兴。”

他是个生意人，在商言商，不能有妇人之仁，他告辞。

祖琪向前走了两步，忽然软倒在地，饮泣不已。

“祖璋祖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狠心。”

祖琛扶她上楼。

那几十个客人也不顾主人是否在场，一直玩到凌晨，直到食物与酒都报销了才纷纷离去，所有食客的态度，都是这样的吧。

天朦亮祖琪才靠着沙发入睡。

纱衣已经换下，面孔洗净，她疲倦得不得了，整夜打电话找祖璋，一次，绿门俱乐部的酒保说：“彭祖璋？他在这里好一会儿了，我去叫他。”

可是过片刻回来，“他不愿听电话，他走了。”

祖琪气得直哭。

祖琛索性开了车出去找他。

早上九时正，彭宅门铃又响起来。

佣人正在收拾舞会残局，一时没理会，再响了几次，才去应门，门外站着两个脸上没有笑容穿黑西装的男人。

“找彭祖琪小姐。”

佣人只得上去通报。

她推醒祖琪。

祖琪知道债主上门，避无可避，她反常地勇敢，轻轻说：“我马上下来，给他们斟茶。”

祖琪洗一把脸，换上一件白衬衫，下楼来。

听见脚步声，郁满堂转过身去。

他看到了彭祖琪。

白衬衫蓝布裤的她比昨日更加清丽，要到这个时候，他才明白，楚楚动人这种字眼，是用来形容什么样的人。

郁满堂说：“彭小姐，早，今日我来正式收房子，这位是欧阳律师，他对这宗买卖的来龙去脉知道得最清楚。”

律师已打开公事包把有关文件摆出来。

这时，郁氏问：“令兄呢？”

祖琪镇定地说：“祖琛正出去找祖璋回来。”

“彭祖璋在绿门俱乐部。”

祖琪奇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只有那里还肯让他赊数。”

祖琪大眼睛更加空洞，人家对她兄弟的行踪，

比她更清楚。

她原先以为祖璋只是爱吃爱玩，没想到他会倾家荡产。

事到如今，祖琪不由得硬着头皮上，她问：“我们该几时迁出？”

律师头也不抬，“上个星期五。”

郁君暗暗佩服这年轻女子在要紧关头的坚强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大门打开，彭祖琛用力把祖璋推进门来。

两个人嘴角都有损伤，可能是打过架，但祖琛终于把他揪了回家。

祖琛关上门，“你还要躲到几时去？这间房子你妹妹也有份，你得向她解释。”

彭祖璋宿酒未醒，大声喊：“不关你事，彭祖琛，不用你扮好人。”

祖琪过去把他按住。

祖璋忽然哭了。

祖琪指着文件，“是你签的名？”

祖璋答：“是。”

“是你把这幢祖屋输给财务公司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知道我俩已无家可归？”

他忽然明白了，抱着妹妹号淘大哭。

这是怎样发生的事？不过是三五个晚上，在私人会所，玩扑克牌，金色的筹码，美女伴坐，然后，越输越大，最后，有人告诉他，他已欠下巨额债项。

要翻本也容易，把屋契交出，签一个名，可继续做上宾玩下去，手气一定会转好。

果然，他赢了，美女都围着他，对手满头大汗，如丧家之犬，真开心……

然后，运气又转，他一败涂地。

太容易了，输一条街也非常简单，否则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输掉整副家当。

祖琛给他一杯冰水。

郁满堂与欧阳律师毫不动容，这种事，他们见得太多。

这时，祖琪轻轻走到胜利路七号的新主人面前，鼓起勇气，“郁先生，可否通融一下？”

郁满堂没出声。

他看到大厅墙上还挂着“生日快乐”字样。

他忽然问：“昨天谁生日？”

祖琪答：“我。”

“几岁？”

“二十一。”

他转过身子与律师商量几句，律师抬起头来，“一个月，彭小姐，这已是最大宽限，下个月三十号之前请你们搬走。”

祖琪耳畔嗡一声，觉得天旋地转，她扶住椅背。

她清清喉咙，“谢谢你，郁先生。”

这时，祖璋忽然指着郁君破口大骂：“就是你这种奸人，乘人之危——”

祖琛连忙把他拖出去。

· 蝉 ·

郁满堂脸上露出十分鄙夷的神色来，但是他一声不响，朝祖琪点点头，离去。

祖琪颓然坐下，用手托着头。

祖琛问堂妹：“你可有私蓄？”

祖琪说：“我比祖璋又好多少，都用来买衣服穿了。”

“你们这一对二世祖！”

祖琪听了，歇斯底里地笑出来。

祖琛说：“到我宿舍来暂住吧，地方小一点，不过设备齐全。”

祖璋还在嚷：“我不会连累你——”

祖琪低头，“也只得这样了。”

祖璋叫：“我去加拿大靠朋友，放心，我会自力更生……”一点悔意也无。

像那种天生杀人凶手，落网是因为不幸？居然怨气冲天。

又像靠女人维生的男人，一直认为女方荷包摊得不够大。

祖琪过去握住哥哥的手，“祖璋，你知我爱你。”

祖璋别过头去，“我朋友在撒士卡通有农庄，春季用飞机播种，不知多好玩。”

祖琛冷冷看着他，当他是神经汉。

祖琪叹口气，“你还未清醒。”

待彭祖璋真正醒过来，祖琪已在收拾家具杂物。

他无比歉意内疚，但倔强地不肯认错。

——“我遇到老千。”

“我应该一早报警。”

“我根本身不由主。”

祖琪消瘦憔悴。

消息大约已经传开，平时一起玩的李宇江、梁金雄、伍健文、黄晓棣……统统不见人，热烈追求的汪惠宁、周仪钊、张子豪、廖光显等人，影踪全无。

祖琪徬徨不知所措。

到堂兄的宿舍一看，发觉房间还比不上她原先的衣柜大，一时不适应，悲从中来，坐在地上。

祖琛劝：“你这就不对了，你得接受现实，从今日开始，要不升学，要不做事，许多女子都没有祖荫，一样自力更生，生活得很好。”

祖琪一听，更加害怕，用毯子蒙着头，钻到床底下。

祖琛叹口气。

小时候也是这样，凡是打烂了什么，闯了祸，祖琪就往床底下躲，不再出来。

祖琛躺在床上同床底的祖琪说话：“出来吧，已成事实，宰了祖璋，也得不回祖屋，下次他输的，只有他自己了。”

祖琪慢慢爬出来。

祖琛微笑，“现在，你总算知道，谁是你真正的朋友了。”

祖琪颓然说：“谁稀罕这种答案。”

这段时间，祖璋也在收拾行李。

· 蝉 ·

“你真去加拿大沙省学做农夫？”

“不，”祖璋兴奋，“琪琪，你我都忘了一件重要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琪琪，我俩在美国出生，领有美国护照。”

祖琪嗤一声笑，“又怎样，美国政府会养我们一辈子？”

“琪琪，我打算回美国去从军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太平时节当兵最好不过，你说可是，有吃有住，并且，”他搔搔头，“还可以有时间思过。”居然承认有错。

祖琪看着兄弟，这不是他的错，他一向这样匪夷所思，做起事来天马行空，恐怕是某个祖先的遗传。

祖琪用手托着腮帮，“你到美加去走走也好，自己当心。”

他笑嘻嘻，“说不定有哪个美丽富有风流的寡妇看中我，愿意照顾我。”

又是一条生路，祖琪真佩服他，到了今日，仍然乐观，只可怜她已愁得头发都白了。

“时时打电话回来。”

“你放心，一定维持联络。”

祖璋匆匆忙忙，买了单程飞机票，一走了之，留下烂摊子让祖琪收拾。

祖琪天天一大早起来整理杂物，一日，正把所有的照相簿放进纸箱里，顺手翻掀，看到母亲生前

在拉斯维加斯拍的照片。

祖琪缓缓站起来，一家都是赌徒，以小博大，成王败寇，胜过这样拉拉扯扯活下去。

她洗脸化妆，换上得体的衣服，出门去。

她去找郁满堂。

这个黑黑实实相貌平凡的年轻中年人到底做什么生意，她得去了解一下。

照着名片上的地址，她到了银行区。

祖琪穿多了一件毛衣，有点热，鼻尖冒出汗珠。

这才发觉郁满堂是一家证券行的老板，祖琪不由得笑出来，原来他做庄，他才是赌博专家。

他且是赢家。

她对接待处说：“我找郁先生。”

“请问，有预约吗？”

“说是彭祖琪有事商量。”

接待员照实通报。

秘书转告郁满堂，祖琪运气好，他刚刚有空，一听彭祖琪三个字，身不由主，站起来亲自走到接待处。

他看到那身段高挑面容稚气的女郎坐在接待处门口，低着头，有点落寞，一定是不惯求人，故此略见腼腆。

“彭小姐。”

祖琪抬起头，见他亲自出来，立刻展开笑脸。

郁满堂看得呆住，那个笑容像是乌云后忽然透出金光，好看到极点。

· 蝉 ·

半晌他说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今日路过，顺便来探望。”

“请进来喝杯茶。”

办公室颇具规模，设备先进，职员凝视电脑荧幕，神情专注，像是已经住进电子世界。

“你们做股票生意？”

“是，在电脑上买卖，不经中间人。”

“啊。”祖琪不求甚解，“多先进。”

“是，可真节省了时间。”

他请她到私人办公室坐下。

祖琪顺口问：“时间省下来干什么？”

郁君微笑：“喝杯好茶。”

祖琪说：“呵，对了，我想你替我买一叠慈善奖券，是社区中心筹建老人院——”她自手袋翻出奖券。

郁君接过，只一瞄，就发觉抽奖日期早已过去，是去年的事。

他不声响。

这清丽的女郎找他究竟有什么事？

莫非，是请他再宽限一下？

可是，她并没有开口求他。

隔着玻璃，可以看到大堂工作人员忙碌的情况。

他写了一张支票买下彩券。

只听得那漂亮的女郎说：“咦，午饭的时间到了。”

郁满堂得到这样明显的指示，不由得轻轻说：